



楚辭目錄

班固云始楚賢臣屈原

作離騷

勒之屬

祖王兄子溥於吳招致天下

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與於

之際而淮南王安都壽春招賓客著

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

貴顯漢朝故世傳楚辭

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集

後漢校書郎臣王逸章句

字叔師南郡宜城人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順帝時為侍中著

楚辭章句行於世

離騷經第一 屈原 辭文第一 無經字



九歌第二

釋文第三
一本九歌至九思下皆有傳字

天問第三

釋文第四

九章第四

釋文第五

遠遊第五

釋文第六

卜居第六

釋文第七

漁父第七

釋文第八

九辯第八

宋玉
釋文第二

招魂第九

釋文第十

大招第十

或言景差
又第十六

惜誓第十一

賈誼
釋文第十五

招隱士第十二

淮南小山
釋文第九

七諫第十三

東方朔
釋文第十二

哀時命第十四

嚴忌
釋文第十四

九懷第十五

王褒
釋文第十一

九歎第十六

劉向
釋文第十三

九思第十七

王逸
釋文第十七

按九章第四九辯第八而王

逸九章庄云皆解於九辯中

知釋文篇第蓋舊本也後始以作者先後次叙之爾鮑欽止云辨騷非楚詞本書不當錄班孟堅二序舊在天問九歎之後今附于第一通之末云

按九辨九歌皆古之遺聲 雜錄云啓九辨与九歌号夏商娛以自縱大漢西經云夏后開上三嬭于天河九辨与九歌以下故舊本九辨第二九歌第三後人以撰人時代次之乃退九辨於第八耳

楚辭卷第一

隋書志有皇甫遵訓參解楚辭七卷郭璞 卷本處士諸葛楚辭音一卷劉 杏草本蟲魚疏二卷孟輿音一卷徐邈音一卷始漢武帝命淮南王安為離騷傳其書今亡按屈原傳云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 者可謂兼之矣又曰蟬蛻於淵 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 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孟堅劉勰皆以為淮南王語豈太史公取其語以作傳乎漢宣帝時九江被公能為楚詞隋有僧道騫者善讀之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唐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

離騷經章句第一

離騷

校書夏臣王 逸上

曲阿洪 興祖補注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
 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
 王族三姓曰昭屈景 戰國策楚有昭奚恤元和姓纂云屈楚公族芊姓之後楚武王于取食采於屈因氏焉屈重屈湯屈建屈平並其後又云景芊姓楚有景差漢徙大族昭屈景二姓於關中 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
 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
 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脩王甚珍

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

毀之 史記曰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又曰用事臣靳尚 王乃疏屈原 疏一作逐

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衰 一作憂心煩亂

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

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

道徑 云陳直徑云陳道徑 以風諫君也 太史公曰離騷者猶離憂也班孟堅

曰離猶遭也明已遭憂作辭也顏師古云憂動曰騷余按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之士祖述其

詞尊之為經耳非屈原意也逸說非是 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

下序桀紂羿澆之反甚君覺悟反於下

道而還已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楚

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

關遂脅一作脇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

於秦史記曰屈平既紕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

與伴同又曰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屈平曰秦

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

兵絕其後因留懷王然則使張儀譎其子襄王

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史記曰懷王長子

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屈原放在草野草一作山復

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

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

而死前漢地理志長沙有羅縣荆州記曰縣比帶汨

縣二十里名為屈潭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

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

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媿於君媿配也

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

子飄風雲霓飄一作騰以為小人其詞温而

雅其義皎而朗一作明凡百君子莫不慕

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

焉一作魏文帝典論云游按衍屈原尚之窮

有餘度長卿于雲不能及宋子京云離騷為詞賦之

祖後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矣

帝高陽之苗裔兮德合天地稱帝苗胤也裔末

帝繫曰顓頊娶于騰隍氏女而生老僮是為楚先其

後熊繹事周成王封為楚子居于丹陽周幽王時生

若敖奄征南海北至江漢其孫武王求尊爵於周周

不與遂僭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生子瑕受屈為客

卿因以為氏屈原自道本與君共祖俱出顓頊胤末

之子孫是恩深而義厚也補曰皇甫謐曰高陽都帝

丘今東郡濮陽是也張晏曰高陽所興之地名也劉

子玄史通云作者自叙其流出於中古離騷經首章

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叙發跡

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叙為傳至馬遷楊

雄班固自叙之朕皇考曰伯庸朕我也皇美也

篇實煩於代

既右烈考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

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已補曰蔡邕云朕我也古

者上下共之咎繇與帝舜言稱朕屈原曰朕皇考至

秦獨以為尊稱漢遂因之唐五臣注文選云占人質

與君同稱朕又以伯庸為屈原父名攝提貞于

皆非也原為人子忍斥其父名乎

孟陬兮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貞正也于於

惟庚寅吾以降庚寅日也降下也孝經曰故親

而立於寅庚為陰正故女始生而立於庚言已以太

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卜母之體而生得陰陽

之正中也補曰天問云皆歸歟鞠而無害厥躬何后

益作華而禹播降九歎云赴江湘之湍流兮順波濑

而下降徐徘徊於山阿兮飄風來之匈匈降乎攻切

下也見集韻說文曰元氣起於子男左行三十女右

行二十俱立於巳為夫婦襄姪於巳巳為子十月而

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寅年始寅女年申

也淮南皇覽揆余初度兮皇皇考也覽觀也揆

子注同鑒一本余下有于字五臣云肇錫余以嘉名肇始也覽一作

也錫賜也嘉善也言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其名始

日月皆合天地之正中故賜我以美善之名也

余曰正則兮正平也字余曰靈均靈神也均

平可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高平

曰原故父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為原以法地

言已上能安君下能養民也禮曰子生三月父親名

之既冠而字之名所以正形體定心意也字者所以

崇仁義序長幼也夫人非名不榮非字不彰故子生

父思善應而名字之以表其德觀其志也五臣云靈

善也均亦平也言能正法則善平埋補曰史記屈原

名平文選以平為字誤矣正則以釋名平之義靈均

以釋字原之義名有五屈原以德命也禮記曰三月

之末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又曰既冠以字之成

黃本辟下有匹亦反三字

人之道也士冠禮云賓字之曰昭告尔紛吾既有

字爰字孔嘉字雖朋友之職亦父命也

此內美兮紛盛貌五臣曰又重之以脩能脩

也言已之生內含天地之美氣又重有絕遠之能與

衆異也言謀足以安社稷智足以解國患威能制強

禦仁能懷遠人也補曰重儲用切再也非輕重之重

能本獸名熊屬故有絕人之才者謂之能此讀若耐

韻叶扈江離與辟芷兮扈被也楚人名被為扈

也芷幽而香文選離作離五臣云扈披也補曰扈音

能乃代反

之紉秋蘭以為佩

紉索也蘭香草也秋而芳佩

佩芳德仁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鱗能決疑者佩珉故孔子無所不佩也言已脩身清潔乃取江離辟芷以為衣被紉索秋蘭以為佩飾博采眾善以自約束也補曰紉女鄰切方言曰續楚謂之紉說文云緝繩也古者男女百佩容臭臭香物也又曰佩悅莖蘭則蘭芷之類古人皆以為佩也相如賦云蕙圃衡蘭顏師古云蘭即今澤蘭也本草注云蘭草澤蘭二物同名蘭草一名水香李云都梁是也水經云零陵郡都梁縣西小山上有一亭水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澤蘭如薄荷微香荆湘嶺南人家多種之此與蘭草大抵相類但蘭草生水傍葉光潤尖長有歧陰小紫花紅白色而香五六月盛而澤蘭生水澤中及下濕地苗高二三尺葉尖微有毛不光潤方莖紫節七月八月開花帶紫白色此為異耳詩云士與女方秉商今陸機云蘭即蘭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亦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文選

云秋蘭被涯注云秋蘭香草生水邊秋時盛也荀子云蘭生深林本草亦云一種山蘭生山側似劉奇奴藥無極不對生花心微黃赤楚詞有秋蘭春蘭石蘭王逸皆曰香草不分別也近時劉次莊樂府集云離騷曰紉秋蘭以為佩又曰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今沅澧所生花在春則黃在秋則紫然而春黃不若秋紫之芬馥也由是知屈原真所謂多識草木鳥獸而能盡究其所以情狀者歟黃魯直蘭說云蘭生深山叢薄之中不為無人而不芳含香體潔平居與蕭艾同生而不殊清風過之其香藹然在室滿室在堂滿堂所謂含章以時發者也然蘭蕙之才德不同蘭似君子蕙似士夫槩山林中十蕙而一蘭也離騷曰子既滋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招菟光風轉蕙泛崇蘭以是知楚人賤蕙而貴蘭矣蘭蕙叢出蔣以沙石則茂沃以湯茗則芳是所同也至其發華一幹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也蕙雖不若蘭其視椒楸則遠矣

汨余若將不及兮

汨去貌疾若水流也不一作加五臣云歲月行疾若
將追之不及補曰汨越筆切方言云疾行也南楚之
外曰恐年歲之不吾與誠欲輔君心中汲汲常

若不及又恐年歲忽過不與我相待而身老耄也補
曰恐區用切疑也下竝同論語曰日月逝矣歲不我
與朝搴阰之木蘭兮

引朝搴阰之木蘭阰類脂切山在楚南本草云木蘭
皮似桂而香狀如楠樹高數仞任昉述異記云木蘭
川在尋陽江夕攬洲之宿莽

也者楚人名曰宿莽言已旦起陞山采木蘭上事太
陽承天度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
也動以神祇自勸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
枯以喻讒人雖欲困已已受天性終不可變易也攬

一作檻一作擘洲一作中洲補曰攬盧敢切取也日
莽莫補切爾雅云卷施草拔心不死即宿莽也

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
代更也序次也言日月晝夜常行忽然不久春
往秋來以次相代言天時易過人年易老也

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零落皆墮也草曰零
木曰落零一作苓

壯而棄穢兮
年德盛曰壯棄去也穢行之惡也
以喻讒邪百草為稼穡之穢讒佞

亦為忠直之害也文選無不字五臣云撫持也言持
盛壯之年廢弃道德用讒邪之言為穢惡之行補曰
撫芳武切不撫壯而弃穢者謂其君不肯

當年德盛之時棄遠讒佞也五臣注誤
何不攬

此度改更也言願令君甫及年德盛壯之時脩明政

之法也甫及一作撫及一作務及文選云何不不改其
乘騏驥以馳騁今賢智言乘駿馬也以喻

日可致千里以言任賢智則可成於治也乘一來
吾道夫先路路道也言已如得任用將驅先行

也文選作導夫先路一本句末有也字五臣云言
三后之純粹今固君也謂禹湯文王也
固衆

皆舉用衆賢使君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也五
芳之所在衆芳論羣賢言往古夏禹殷湯周之文
雜

申椒與菌桂兮

臣云雜非一也申用也椒菌桂皆香木補曰菌音窘
博雅云菌薰也其葉謂之蕙則菌與蕙一種也下文
別言蕙茵又云矯菌桂以紉蕙則菌桂自是一物本
草有菌桂花白藥黃正圓如竹菌一作箇其字從竹
五臣以為香木是矣其以申為用則非
豈維紉夫

蕙茝

雖有聖德猶雜用衆賢以諭賢者言禹湯文王

荳任一人也故堯有禹咎繇伯夷朱虎益夔殷有伊

尹傳說周有呂旦散宜召畢是雜用衆芳之効也補

曰本草云薰草一名蕙草生下濕地陶隱居云俗人

呼鷓草狀如茅而香為薰草人家頗種之引山海經

云薰草麻葉而方莖赤花而黑實氣如薜蘿可以已
厲又廣志云蕙草綠葉紫花陳藏器云此即是零陵
香生零陵山谷南越志名蕙草黃魯直說與此異已
見上椒與菌桂木類也蕙茝草類也以言賢無小大

皆在所用莖白 彼堯舜之耿介今 堯舜聖德之
正也昌改切 既遵道而得路遵循也路正也堯
介大也補曰耿 古邇古幸二切 明之稱者以循用天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萬事之
正也夫先三后者據近以及遠明道德同也五臣云
循用大道補曰 上言三后下言堯舜謂何桀紂之
三后遵堯舜之道 以得路也路大道也
猖披今 桀紂夏殷失位之君猖披披衣不帶之貌猖
謂亂也補曰博雅云 夫唯捷徑以窘步捷疾也
褊被不帶也被音披 也窘急也言桀紂愚惑違背天道施行惶遽衣不及
帶欲涉邪 徑急疾為治故身觸陷阱至于滅亡以法
戒君也唯 一作維五臣云言桀紂苦人使亂用捷疾
邪徑急步而理之補曰 桀紂之亂若衣披不帶者以
不由正道而所行蹙迫耳 左傳曰待我不如捷
之速也捷邪出也論語曰 行不由徑徑步道也 惟

黃本身之憚歟 五字占四
格蓋本無身字後刻補

夫黨人之偷樂今 黨朋也論語曰 朋而不路

幽昧以險隘路道也幽昧不明也險隘論傾危言

且偷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傾危及其身也 補曰
小人朋黨偷為逸樂則中正之路塞矣隘狹也 遠遊
云悲世俗之迫阨相如 大豈余身之憚殃今
人賦作迫隘阨隘一也

憚難也殃咎也 一無身字補曰 小人恐皇輿之

敗績皇君也 輿君之所乘以喻國也績功也 言我

危以敗先王之功五臣云 言我所以不難殃咎諫爭
者恐君行事之失補曰 皇輿宜安行于大中至正之
道而當幽昧險隘之地則敗忽奔走以先後 今

及前王之踵武踵繼也 武跡也詩曰 履帝武敏

忠孝

九

君者與及先王之德繼續其跡而廣其基也奔走先
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是之
謂也忽一作急補曰忽疾貌奔舊音布頓
切相導前後曰先後先見切踵亦跡也

余之中情兮 荃香草以諭君也人君被服芬香故
以香草為諭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

荃也察一作揆中一作忠補曰荃與蓀同莊子云得
魚而忘荃音義云七全切崔音孫香草可以餌魚疏

云蓀荃也陶隱居云東間溪側有名溪蓀者根形氣
色極似石上菖蒲而葉正如蒲無脊詩詠多云蘭蓀

正謂**反信讒而齋怒** 齋疾也言懷王不徐徐察
此也

疾怒已也齋一作齊補曰齋音賈又音妻說文云齋
炊舖疾也釋文齊或作齋並相西切五臣云齊同也

反信讒人與**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 謇謇忠
之同怒於我

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補曰今易作蹇
蹇先儒引經多如此蓋古今本或不同耳

忍而不

能舍也 舍止也言已知忠言謇謇諫君之過必為
而字一本忍上有余字一無也字五臣云恐君之敗

故忍此禍患而不能止補曰顏師古云舍尸夜切訓
止息人之屋舍及星辰次舍其義皆同論語

曰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音捨非也**指九**

天以為正兮 指語也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正平
也五臣云九陽數謂天也補曰九

章云所作忠而言之今指蒼天以為正淮南子九天
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變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

西方昊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又廣
夫

唯靈脩之故也 靈神也脩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
德也故以諭君言已將陳忠策內

慮之心上也指九天告語神明使平正之唯用懷王之
故欲自盡也唯一作惟一無也字五臣云靈脩言有

神明長久之道者君德也言我指九天欲為君行正
平之道而君不用我故將欲自盡補曰王逸言自盡

者謂自竭盡曰黃昏以為期今羌中道而

改路補曰一本有此二句王逸無注至下文羌內

耳九章曰昔君與我誠言今日黃昏以為期初既

與余成言今初始也成平也言猶議也補曰成

章作後悔道而有他遁隱也言懷王始信任已

誠言中道悔恨隱匿其情而有他志也遁一作遜他

既不難夫離別今近日離遠日傷靈脩之

數化化變也言我竭忠見過非難與君離別也傷

傷惜也補曰數所念君信用讒言志數變易無常操也五臣云余既滋蘭之九畹兮滋蔣

二畝曰畹或曰田之長為畹也五臣云滋益也釋又

文作蕙音栽補曰說文田三十畝曰畹於阮切

樹蕙之百畝樹種也二百四十步為畝言已雖

身自勉朝暮不倦也五臣云蘭蕙喻行言我雖被斥

逐脩行彌多釋文畝作晦補曰畝莫後切司馬法六

尺為步步百為畝秦孝公之制二百四十步為畝畹

或曰十二畝或曰三十畝九畹蓋於百畝矣然則

種蘭多於蕙也此哇留夷與揭車今哇共呼種

古人貴蘭之意香草也揭車亦芳草一名芑與五十畝為哇也揭一

作藕文選作留夷藕車補曰哇音携揭藕藕並丘謁

初既

初既

初既

初既

初既

初既

初既

初既

初既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蘅補曰爾雅杜上鹵注云杜衡也似麥而香山海經云天帝山有草狀似葵其臭如麝蕪名曰杜衡本草云葉似葵形如馬蹄故俗云馬蹄香與枝葉之峻茂今與幸也峻長也文選作後五臣云茂盛貌音俊補曰願埃時乎吾將相如賦云實葉後林後音峻

刈刈穫也草曰刈穀曰穫言已種植眾芳幸其枝葉茂長實核成熟願待天時吾將收取收藏而饗其功也以言君亦宜蓄養眾賢以時進用而待仰其治也文選埃作俊

雖萎絕其亦

何傷兮 萎病也絕落也補曰萎哀眾芳之蕪

穢 言已所種芳草當刈未刈蚤有霜雪枝葉雖蚤萎病絕落何能傷於我乎哀惜眾芳摧折枝葉蕪穢而不成也以言已脩行忠信異君任用而遂斥棄則使眾賢志士失其所也五臣云言我積行為讒邪所害見逐亦猶植芳草為霜露所傷而落雖如是於我亦何能傷但恐眾賢志士見而蕪穢不自脩也補曰

蕪荒也穢惡也眾皆競進以貪婪今競並也愛財曰

一作而補曰並逐憑不猒乎求索憑名滿曰憑言

曰競婪虛含切在位之人無有清潔之志皆並進取貪婪於財利中

心雖滿猶復求索不知猒飽也憑一作憑補曰憑

水切索求也書序曰八卦之說謂之入索徐邈讀作蘇故切則索亦有素音羌內怨已

以量人兮 羌楚人語詞也猶言卿何為也以心揆語端也文選注云羌乃也

各興心而嫉妬 興生也一云歎聲也量力香切嫉害色為如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內以其志怨度他人謂與已不同則各生嫉妬之心推棄清潔使不得用也故外傳曰太山之鳴鸛鴛雛此之謂也與心文選誤作與心五臣云貪婪之人乃內怨於已以量度它人謂與已同貪若否則各生嫉妬之心讒譖之使不得進用補曰貪婪之人不知其非自怨以度

蘅補曰爾雅杜上鹵注云杜蘅也似麥而香山海經云天帝山有草狀似葵其臭如麝蕪名曰杜蘅本草云葉似葵形如馬蹄故俗云馬蹄香與枝葉之峻茂今與幸也峻作後五臣云茂盛貌音俊補曰願矣時乎吾將相如賦云實葉後楸後音峻

刈刈獲也草曰刈穀曰獲言已種植眾芳幸其枝葉茂長實核成熟願待天時吾將獲取收藏而饗其功也以言君亦宜蓄養眾賢以時進用而待仰其治也文選竣作俊

雖萎絕其亦何傷今萎病也絕落也補曰萎哀眾芳之蕪

穢言已所種芳草當刈未刈蚤有霜雪枝葉雖蚤萎病絕落何能傷於我乎哀惜眾芳摧折枝葉蕪穢而不成也以言已脩行忠信與君任用而遂下弃則使眾賢志士失其所也五臣云言我積行為讒邪所害見逐亦猶植芳草為霜露所傷而落雖如是於我亦何能傷但恐眾賢志士見而蕪穢不自脩也補曰

蕪荒也衆皆競進以貪婪今競並也愛財曰穢惡也衆皆競進以貪婪今競並也愛財曰一作而補曰並逐憑不猷乎求索憑憑滿也楚人曰競婪虛含切憑憑不猷乎求索名滿曰憑言在位之人無有清潔之志皆並進取貪婪於財利中心雖滿猶復求索不知猷飽也憑一作憑補曰憑水切索求也書序曰八卦之說謂之入羌內怨已索徐邈讀作蘇故切則索亦有素音

以量人今羌楚人語詞也猶言卿何為也以心忤語端也文選注云羌乃也各興心而嫉妬與生也一云歎聲也量力香切

各興心而嫉妬與生也嫉害色為妬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內以其志怨度他人謂與已不同則各生嫉妬之心推棄清潔使不得用也故外傳曰太山之鳴嚇鴛雛此之謂也與心文選誤作與心五臣云貪婪之人乃內怨於已以量度它人謂與已同貪若否則各生嫉妬之心讒譖之使不得進用補曰貪婪之人不知其非自怨以度

人謂君子亦有競進步索忽馳騫以追逐今

之心故各與心而嫉妬也馳一非余心之所急言衆人所

作駝補曰騫亂馳也以馳騫惶遽者爭追逐權貴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

所急務衆人急於財利我獨急於仁義也老冉冉

其將至今七十曰老冉冉行貌恐脩名之

不立立成也言人年命冉冉而行我之衰老將以

日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屈原建志清白貪流名

於後世也補曰脩名脩潔之名也屈原非貪名者然

無善名以傳世君子所耻故孔子曰伯夷叔齊餓

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脩與修同古書通用朝

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英華也言已且飲香木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

芳菊之落華言正陰之精藥動以香淨自潤澤也餐

一作食五臣云取其香潔以合已之德補曰飲啜也

音蔭餐吞也七安切秋花無日落者當讀如我落其

實而取其華之落魏文帝云芳菊含乾坤之純和體

芬芳之淑氣故屈原悲冉冉之將老思食秋菊之落

英輔體延年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苟誠

莫斯之貴簡也五臣云苟且姱大練擇也且信大擇道要而行

長願

願領亦何傷

誠欲使我形貌信而美好中

於笑

心簡練而合於道要雖長願領飢而不飽亦何所傷

病也何者衆人苟欲飽於財利已獨欲飽於仁義也

補曰言我中情實美又擇要道而行雖顏色憔悴形

容枯槁亦何傷乎彼先口體而後仁義豈知要者或

曰有道者雖貧賤而容貌不枯屈原何爲其願領也

曰當是時國削而君辱原獨得不憂乎願虎感切願

戶感切又上古湛切下魚檢切願

願食不飽面黃貌願一作願音同

擊木根以結

李辛

三

莖今

擊持也根以喻本也選擊作擊補曰擊啓妍切亦持也荀子云蘭槐之根是為芷注云苗

名蘭槐根名芷然則木根與莖皆本也

貫薜荔之落藥

貫累也薜荔香

草也緣木而生藥實也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貌也言已施行常擊木引堅據持根本又貫累香草之實

執持忠信不為華飾之行也五臣云貫拾也藥花心也言我持木之本佩結香草拾其花心以表已之志

信補曰薜蒲計切荔郎計切山海經小華之山其草多薜荔狀如烏韭而生於石上注云亦緣木生管子

云薜荔白芷麋蕪椒連五臭所校校謂馨烈之鏡前漢樂章云都荔遂芳謂都良薜荔俱有芬芳也花外

曰萼內曰藥藥花鬚頭點也

矯菌桂以紉蕙今

矯直也五臣云矯舉也舉

此香木以白比補曰九章云擣木蘭以矯蕙

索胡繩之纏纏

胡繩香草也纏

纏索好貌言已行雖據履根本猶復矯直菌桂芬香之性紉索胡繩令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倦也

補曰說文索昔各切草有莖葉可作繩索纏所綺切

非世俗之所服

言我忠信審審者乃上法前世遠賢固非今時俗人之所服行

也一云審難也言已服飾雖為難法我做前賢以自脩潔非本今世俗人之所服佩文選審作蹇世作時

五臣云蹇難也前修謂前代修習道德之人服用也言我所以遭難者吾法前修道德之人故不為代俗

所用補曰審又訓難易之難非蹇難之字也世所傳楚詞惟王逸本最古凡諸本異同皆當以此為正又

李善注本有以世為時為代以民為人之類皆避唐諱當從舊本

雖不周於今

之人今

周台也

願依彭咸之遺則

彭咸殷賢大夫諫其

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也則法也言已所行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世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自率

厲也補曰顏師古云彭咸殷之介士不得其志投江而死按屈原死於頃襄之世當懷王時作離騷已云

願依彭咸之遺則又曰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蓋其志先定非一時念懟而自沈也反離騷曰弃由聃之所

珍今據彭咸之所遺豈知屈子之心哉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

生之多艱艱難也言已自傷所行不合於世將効彭咸沈身於淵乃太息長悲哀念萬民受命而生遭遇多難以隕其身申生雉經子胥沈江是謂多難也五臣云太息掩涕哀此萬姓遭輕薄之俗而多屯難補曰掩涕猶拭淚也余雖好脩姱

遠遊曰哀民生之長勤與此意同

以鞿羈兮鞿羈以馬自喻韁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言為人所係累也五臣云言我雖習前人之大道而為讒人所銜勒補曰鞿居依切羈居

也宜切下文云余獨好脩以爲常脩姱謂脩潔而姱美也謇朝諝而夕替謇諫也詩曰諝予不顧替廢

之姿然以為讒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謇謇於君夕暮而身廢棄也補曰諝音遂又音信今詩作訊

也訊告既替余以蕙纒兮纒佩帶也補曰纒息也

又申之曰攬芷又復也言君所以廢棄已者以余帶佩眾香行以忠正之故也然猶復重引芳芷以自結束執志彌篤也亦余心

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悔恨也言已履行忠信執守清白亦我中心之所美善也雖以見過支解九死終不悔恨五臣云九數之極也以此遇害雖九死無一生未

足悔恨怨靈脩之浩蕩兮上政迷亂則下怨父謂懷王也浩蕩猶蕩蕩無思慮貌也詩曰子之蕩兮補曰今詩作湯湯蕩也孔子曰詩可以怨孟

是愈疏也屈原於懷王其猶小弁之怨乎終不察

夫民心言已所以怨恨於懷王者以其用心浩蕩驕敖放恣無有思慮終不省察萬民善惡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之心故朱紫相亂國事傾危也夫君不思慮則忠臣
被誅忠臣被誅則風俗怨而生逆暴故民心不可不
熟察之也民一作人五臣云浩蕩法度壞貌言我怨君法度廢壞終不察衆人悲苦
衆女嫉
余之蛾眉兮 衆女謂衆臣女陰也無專擅之義猶
君動而臣隨也故以喻臣蛾眉好貌
蛾一作蛾補曰反離騷云知衆嫫之疾妬今何必揚
纍之蛾眉此亦班孟堅顏之推以爲露才揚己之意
夫冶容誨淫目挑心與孟子所謂不由其道者而以
汚原何哉詩人稱莊姜之賢曰螓首蛾眉蓋言其質
之美耳師古云蛾
詵詵謂余以善淫 詵猶譖也
眉形若蠶蛾眉也
淫邪也言衆女嫉妬蛾眉美好之人譖而毀之謂之
美而淫不可信也猶衆臣嫉妬忠正言已淫邪不可
任也以一作之五臣云讒邪之人謂我善爲淫亂補
曰謠音遙爾雅徒歌謂之謠謂謠言也詵竹角切方
言云詵怨也楚以南謂之詵言衆女競爲謠言以
譖怨我彼淫人也而謂我善淫所謂怨已以量人
固

錯措音

時俗之工巧今偁規矩而改錯

偁背也圓日規方曰

矩改更也錯置也言今世之工才知強巧背去規矩
更造方圓必失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臣巧於言語
背違先聖之法以意妄造必亂政治危君國也五臣
云規矩法則也補曰偁音面賈誼云偁梟賴以隱處
錯音
背繩墨以追曲兮 追猶隨也繩墨所以正
措 名也五尺曰 錯音
競周容以爲度 周合也度法也言百
墨追古隨字 工不循繩墨之直道
隨從曲木屋必傾危而不可居也以言人臣不脩仁
義之道背弃忠直隨從枉佞苟合於世以求容媚以
爲常法身必傾危而被刑戮也補曰偁規矩而改
錯者反常而妄作背繩墨以追曲者枉道以從時
怵

鬱邑余侘傺兮 怵憂貌侘傺猶堂堂
立貌也侘任也楚人名任曰侘
邑一作悒一本注云怵自念貌五臣云怵鬱憂思貌
悒不安也補曰怵徒暹切悶也鬱邑憂貌下文曰曾

丑加反又勅駕反
丑世反又勅界反
下傑下位

徒昆反

獻歛余鬱邑今五臣以怵鬱為句絕誤矣侘救加切
祭丑利切又上勅駕切下勅界切方言云侘逗也南
楚謂之侘郭璞
云即今住字
吾獨窮困乎此時也言我所
而憂中心鬱邑悵然任立而失志者以不能隨從世
俗屈求容媚故獨為時人所窮困憂一作自念一無
字也
寧溘死以流亡兮溘猶奄也以一作而奄一
也渴余不忍為此態也言我寧奄然而死形體
為邪淫之態驚鳥之不羣今驚鳥之不羣今驚鳥也謂能執伏
一無也字驚鳥也謂能執伏
以喻忠正補曰驚脂利切擊鳥也月令曰鷹隼蚤擊自前世而固然言驚
志剛厲特處不羣以言忠正之士亦執分守節不隨
俗人自前世固然非獨於今比干伯夷是也李善文
選世何方園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
作代

言何所有園鑿受昉枘而能合者誰有異道而相安
耶言忠佞不相為謀也園一作圓周一作同一云方
鑿受圓納屈心而抑志兮抑案也補曰忍尤而攘
詬尤過也攘除也詬恥也言已所以能屈案心志含
孔子誅少正卯也釋文詬作詢補曰詬詢並呼滿伏
切又古豆切禮記曰以儒相詬病詬恥辱也
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言士有伏清白
之節者固乃前世聖王之所厚哀也故武王伐紂封
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也補曰比干諫而死孔子稱
仁焉厚
悔相道之不察兮悔恨也相視也察審
之也
延佇乎吾將反延長也佇立貌詩曰佇立以泣言
察若比干伏節死義故長立而望將欲還反終已之
志也補曰佇直呂切久立也異姓事君不合則去同

姓事君有死而已屈辱去之則是不回朕車以復

察於同姓事君之道故悔而欲反也

路兮回旋也路道也及行迷之未遠迷誤也言

車以反故道及已迷誤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

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屈原遵道行義欲還歸也

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澤中水溢出所為坎

招魂曰皋蘭被徑馳椒丘且焉止息

已欲還則徐步我之馬於芳澤之中以觀聽懷王遂

馳高丘而止息以須君命也馳一作馳五臣云椒丘

丘上有椒也行息依蘭椒不忘芳香以自潔也補曰

司馬相如賦云椒丘之闕服虔云丘名如淳云丘多

椒也按椒山顛也此以椒丘對蘭皋則進不入以

宜從如淳五臣之說焉語助尤虔切

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退去也言已欲

不肯納恐重遇禍故將復去脩吾初始清潔之服也

一無復字五臣云尤過也補曰九章云欲儻何以下

條兮恐重患而離尤離遭也曹製芰荷以為衣

植七啓曰願反初服從子而歸製芰荷以為衣

今製裁也芰陵也秦人曰薜荔荷芙蓉也補

曰芰奇寄切水生水中葉浮水上花黃白色集

芙蓉以為裳芙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已

蓉以為衣裳被服愈潔脩善益明藥一作集補曰爾

雅曰荷芙蓉注云別名芙蓉本草云其葉名荷其華

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芰荷葉也故以為衣芙蓉

華也故以為裳反離騷云衿芰芡之綠衣被芙蓉之

朱裳是也北山移文曰焚芰製而裂荷衣蓋不吾

用此語薜荔音皆苟又上胡買切下胡口切

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五臣云言君

將止然我情實美補高余冠之岌岌兮

貌補曰

曰芳敷方切香艸也

及切 長余佩之陸離陸離猶嗒嗒衆貌也言已

我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衆也補曰許慎

云陸離美好貌顏師古云陸離分散也九章云帶長

鈇之陸離兮冠芳與澤其雜糅兮也易曰其

臭如蘭澤質之潤也玉堅而有唯昭質其猶未

虧潤澤糅雜也補曰糅女救切有玉澤之質一美雜會兼在於已而不得施用

故獨保明其身無有虧歇而已所謂道行則兼善天

下不用則獨善其身虧一作虧其字從今五臣云唯

獨守其明潔之質忽反顧以遊目兮一作疾貌遊

將往觀乎四荒

荒遠也言已欲進忠信以輔事君

游目往觀四荒之外以求賢君也五臣云觀四荒之

外以求知已者補曰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

之四荒皆四方昏荒之國禮失而求諸野當是時國

無人莫我知者故欲觀乎四荒以求同志此孔子浮

海居夷之意然原初未嘗去楚者同姓無可去之義

故也賈誼弔屈原云矚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

都失佩繽紛其繁飾兮繽紛盛貌繁衆也芳

之矣佩繽紛其繁飾兮補曰繽紛匹質切芳

菲菲其彌章菲菲猶勃勃芬香貌也章明也言

佩玉繽紛而衆盛忠信勃勃而愈明終不以遠民

故改其行五臣云佩忠信芳香之行彌加明潔

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為常

言萬民稟天命

而生各有所樂或樂諂佞或樂貪淫我獨好脩正直

以為常行也文選民作人脩一作循補曰樂魚教切

欲也下文云汝何博謇而好脩又曰雖體解吾猶

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懲艾也言已好脩忠信以為常行雖獲罪支解

志猶不艾也豈一作非文選可作何五臣云言我執忠貞之心雖遭支解亦不能變於我心更何所懼懲懼也補曰解古蟹切說文懲恣也恣與艾並

之嬋媛兮

女類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一作揮

說楚人謂女曰類前漢有呂須取此為名嬋媛音蟬爰水經引袁崧云屈原有買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與其見從因名曰秭歸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須廟擣衣石猶存秭與姊同觀女類之意蓋欲原為甯武子之愚不欲為史魚之直耳非責其不能為上官椒蘭也而王逸謂女類罵原以不與眾合不承君意誤矣

申申其詈予

申申重也言女類見見放流故來牽引數怒重詈我也詈一作罵予一作余五臣云牽引古事而罵詈我補曰論語曰申申如也申申和舒之貌女類詈原有親親之意焉九

曰鮌

音哀

婞直以亡身兮

曰女類詞也鮌堯臣也帝繫曰顓頊後五世而生鮌婞直也鮌

亦作鯀一作憇文選亡作方補曰婞下頂切東坡曰史記殛鮌於羽山以變東夷楚詞鮌婞直以亡身則鮌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小人也安能以變四夷之俗哉如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九章亦云行婞直而不豫兮鮌終然歿乎羽之野

蚤死曰歿言堯使鮌治洪水婞狼自用不順堯命乃殛之羽山死於中野女類比屈原於鮌不順君意亦將遇害也歿一作天

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婞節

女類

淵補曰羽山東裔在海中歿歿也於矯切鮌遷羽山三年然後死事見天問左傳曰其神化為黃能入於羽數諫屈原言汝何為獨博謇采往古好脩謇謇有此婞異之節不與眾同而見憎惡於世也文選作蹇五臣云汝何博采古道於蹇難之世好脩直節獨為婞大之行補曰博謇當如逸說紛盛貌婞苦瓜切好也

音須

蕘菜施以盈室今

蕘菜也菜王芻也施泉耳也詩曰楚楚者蕘又曰終朝

采菜三者皆惡草以喻讒佞盈滿于側者也補曰今

詩蕘作芙蓉作綠蕘音幾爾雅亦作芙蓉布地蔓生細

葉子有三角刺人易據于蒺藜言其凶傷詩牆有茨

以刺梗穢菜音錄爾雅云菜王芻菜蓐也本草云蓋

草葉似竹而細薄莖亦圓小生平澤溪澗之側俗名

菜蓐草施商支切形似鼠耳詩人謂之卷耳爾雅謂

之苓耳廣雅謂之泉耳皆以

實得名本草泉耳一名施

也女類言眾人皆佩蕘菜泉耳為讒佞之行滿于朝

庭而獲富貴汝獨服蘭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眾

同故斥

衆不可戶說今孰云察余之中情

屈原外困羣佞內被妬詈知世莫識言已之心志所

執不可戶說人告誰當察我中情之善否也補曰管

子曰聖人之治於世不人告也不

世並舉而好

戶說也淮南子曰口辨而戶說之

朋兮

朋黨也補曰說文朋古鳳字鳳飛

夫何莞

獨而不予聽

皆行佞偽相與朋黨並相薦舉忠直

之士孤莞特獨何肯聽用我言而納受之也莞一

作莞予一作余補曰莞渠營切今詩作惛聽平聲

依

前聖以節中兮

喟憑心而歷茲

濟沅湘以南征兮

與此同

結錄

夫支

三

反具營

云湘水出帝舜葬東入洞庭下沅水出象郡鄠城西
東注江合洞庭中後漢志武陵郡有臨沅縣南臨元
水水源出牂牁且蘭縣至郡界分爲五谿又零陵郡
陽朔山湘水出水經云沅水下注洞庭方會於江湘
中記云湘水之出於陽朔則觴爲之就重華而
舟至洞庭則日月若出入於其中

嗽詞重華舜名也帝繫曰瞽叟生重華是爲帝舜
葬於九疑山在沅湘之南言已依聖王法而

行不容於世故欲渡沅湘之水南行就舜嗽詞自說
稽疑聖帝與聞祕要以自開悟也一作陳辭補曰嗽
列也先儒以重華爲舜名按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
與帝之咨禹一也則舜非諡也名也又曰若稽古帝
舜曰重華與堯爲放勳一也則重華非名也號也羣
臣稱帝不稱堯則堯爲名帝稱禹不稱文命則文命
爲號伊尹稱尹躬暨湯則湯號也湯自稱予小子履
則履名也楚詞屢言堯舜禹湯今辨于此天下明德
皆自虞帝始其於君臣之際啓九辯與九歌今
詳矣故原欲就之而嗽詞也

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上以有天
下啓能承先志繼叙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
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左氏傳曰六
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水
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補
曰山海經云夏后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
注云皆天帝樂名啓登天而竊以下用之天問亦云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王逸不見山海經故以爲禹樂
五臣又云啓開也言禹開樹此樂謬矣騷經天問多
用山海經而劉勰辨騷以康回傾地夷羿弊日爲譎
怪之談異乎經典如高宗夢得說姜嫄
履帝敏之類皆見於詩書豈誣也哉
夏康娛
以自縱夏康啓子太康也
不顧難以圖後
今五子用失乎家巷

圖謀也言太康不遵禹
啓之樂而更作淫聲放
縱情慾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昆
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尚書序曰太康失國昆

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佚篇也巷一作居
補曰書云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
游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
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後于洛之汭五子
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逸不見全書故以為佚篇
它皆放此難乃且切巷里中道也此言太康娛樂放
縱以至失邦耳逸云不遵啓樂更作淫聲未知所據
且太康不反國人立其弟仲康仲康死子相立則五
子豈有家居閭巷之理蓋仲康以來羿勢日盛羿
王者備位而已五子之失乎家巷太康實使之羿
淫遊以佚畋兮 羿諸侯也畋獵也一作田補曰羿
康滅之賈逵云羿之先祖也為先王射官帝嚳時有
羿堯時亦有羿羿是善射之號此羿商時諸侯有窮
后**又好射夫封狐** 封狐大狐也言羿為諸侯荒淫
也天之孽以亡其國也補曰射食亦切弓弩發也天
問云帝降夷羿革孽夏民馮珧利決封豨是射**固**

亂流其鮮終兮 鮮少也固一誤**泥又貪夫厥**

家 泥寒泥羿相也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為
政娛樂畋獵不恤民事信任寒泥使為國相泥行

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專其權勢羿畋將歸
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為己妻羿以亂
得政身即滅亡故言鮮終補曰泥食角切傳曰以德
和民不聞以亂以亂易亂其流鮮終泥澆之事是也
澆身被服強圉兮 澆寒泥子也強圉多力也澆
一作冪一云被於疆圉補曰

澆五弔切論語曰羿善射冪盪舟俱不得其死然冪
即澆也五耗切聲轉字異詩曰曾是疆禦疆禦疆梁
也**縱欲而不忍** 縱放也言泥取羿妻而生澆疆梁
多力縱放其情不忍其慾以殺夏

后相也一本欲下有殺字補曰左傳云昔有過澆殺
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相杜預云相失國依於二斟
為澆**日康娛而自忘兮** 康安也而**厥首用夫**
所滅

論語曰羿善射禹盪舟俱不得其死然

顛隕

首頭也自上下曰顛隕墜也言澆既滅殺夏

子少康所誅其頭顛隕而墜地自此以上羿澆寒泥之事皆見於左氏傳夫一作以一無夫字補曰顛倒也釋文作顛隕從高下也左傳云昔有夏之方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寒泥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泥行媚于內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愚以取其國家內外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靡奔有鬲氏泥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泥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論語兼義云羿逐后相自立相依二樹夏祚猶尚未滅及寒泥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長大自能用師始滅后相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杼又年長始堪誘豷方始滅泥而立少康計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向有百載乃滅有窮而夏本紀云仲康崩子相立

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

泥之事是馬遷之疎也

夏桀之常違兮

桀

之亡王也五臣云

言常背天違道

乃遂焉而逢殃

道下逆於人理乃遂以逢

殃咎終為殷湯所滅

後辛之菹醢兮

殷之亡王紂名也藏菜曰菹肉醬曰醢菹一作菹五

臣云菹醢肉醬也補曰菹臻魚切說文酢菜也一日

麋鹿為菹菹菹之稱菜肉通

醢音海爾雅曰肉謂之醢

殷宗用而不長

絕不得長久也而一作之補曰禮記云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史記曰紂醢九侯脯

鄂侯淮南子云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

而祇敬兮

周周家也差過也言殷湯夏禹周之文

道而莫差

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無

有過差故能獲夫神人之助子孫蒙其福祐也五臣云湯禹周文皆儼肅祇敬論議道德無有差殊故得永年補曰道治道也言周則包文武舉賢而授矣差舊讀作蹉五臣以為差殊非是

能今賢才**循繩墨而不頗**頗傾也言三王舉賢用能不顧左右行用先聖法度無有傾失故能

綏萬國安天下也易曰無平不頗也五臣云無有頗僻循一作脩頗一作陂補曰思玄賦注引楚詞遵繩墨而不頗遵亦循也作脩非是易泰卦云無平不陂

陂一音頗**皇天無私阿兮**竊愛為私所私為覽

民德焉錯輔錯置也輔佐也言皇天神明無所私君使賢能輔佐以成其志故桀為無道傳與湯紂為

淫虐傳與文王德一作惠文選民作人補曰焉語助錯七故切上天佑之夫維聖哲以茂行兮智哲

也茂盛也補**苟得用此下土**苟誠也下土謂天

曰行下孟切**瞻前而顧後兮**瞻觀也顧

萬民之主補曰睿作聖明作哲聖哲之人以有甚盛

之故能使下土為**相觀民之計極**計謀也

極窮也言前觀湯武之所以與顧視桀紂之所以

足相息亮切言觀民之策此為至矣計策也極至也

相觀重言之也下文亦曰覽相觀於四極與左傳尚

猶有臭書弗**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服服事也言世之人臣誰有不行仁義而人非義則德不立非善則**貼**音貼**余身而危死兮**行不成也五臣云服用也

枯猶危也或云帖近也言已盡忠近於危殆一本死
下有節字補曰帖音簷臨危也小爾雅曰疾甚謂之
帖前漢注云帖音簷臨危也小爾雅曰疾甚謂之
近邊欲墮之意覽余初其猶未悔言已正言危
也五臣云今觀我之初志終竟行猶未為悔不量
上觀初世伏節之賢士我志所樂終不悔恨不量
也五臣云今觀我之初志終竟行猶未為悔不量
鑿而正柎今量度也正方也柎所以充鑿補曰量
木端所以入鑿淮南子力香切鑿音漕穿孔也柎而銳切刻
云良工漸乎矩鑿之中固前脩以菹醢言工不
鑿而方正其柎則物不固而木破矣臣不度君賢愚
竭其忠信則被罪過而身殆也自前世脩名之人以
獲菹醢龍逢梅伯是也菹一作菹五臣云邪佞在前
忠賢何由能進補曰九辯云罔鑿而方柎兮吾固知
其鉏鋸而難入夫邪佞在前而已曾獻欬余鬱
以正直當之其君不察得罪必矣曾獻欬余鬱
邑兮曾累也欬欬懼貌或曰哀泣之聲也鬱邑憂
也曾一作增邑一作悒補曰欬許居切欬香

衣許毅二切**哀朕時之不當**言我累息而懼鬱邑而
之時而值菹醢之攬茹蕙以掩涕兮茹柔也
世也補曰當平聲攬茹蕙以掩涕兮茹柔也
文選作擊五臣云茹臭也蕙香草以喻忠正之心補
曰茹文選音汝玉篇云茹柔也一曰菜茹五臣以茹
為香誤矣呂氏春秋曰以茹魚驅蠅蠅愈雷余襟
至而不可禁則茹又為臭敗之名非香也
之浪浪雷濡也衣皆謂之襟浪浪流貌也言已自
流猶引取柔奕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放失仁義
之則也補曰爾雅衣皆謂之襟襟交領也浪音郎跪
敷衽以陳辭兮敷布也衽衣前也陳辭於重華道
梧也辭一作詞補曰跪巨耿吾既得此中正
委切爾雅疏云衽裳際也耿吾既得此中正
也言已上覩禹湯文王脩德以興下見羿澆桀紂行
惡以亡中知龍逢比干執履忠直身以菹醢乃長跪

布衽俛首自念仰訴於天則中心曉明得此中正之道精合真人神與化游故設乘雲駕龍周歷天下以慰已情緩幽思也五臣云明我得此中正之道補曰言已所以陳詞於重華者以吾得中正之道耿耿甚明故也反離騷云吾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乎重華舒中情之煩或今恐重華之不纍與余恐重華與沉江而死不與

駟玉虬以乘鷖兮有角曰龍無角曰鷖鳳皇別名也山海經云鷖身有五采而文如鳳凰類也以爲車飾虬一作蚪乘鷖一作乘鷖一作鷖補曰言以鷖爲車而駕以玉虬也駟一乘四馬也虬龍類也渠幽切說文云龍子有角者相如賦云六玉蚪謂駕六馬以玉飾其鑣勒有似玉蚪也鷖於計鳥雞二切山海經云九疑山有五彩之鳥飛蔽一鄉五彩之鳥鷖鳥也又云蛇山有鳥五

溘埃風余上征溘猶掩也埃塵也言我設色飛蔽日名鷖鳥

往行游將乘玉虬駕鳳車掩塵埃而上征去離世俗遠羣小也補曰遠游云掩浮雲而上征故逸云溘猶

掩也按溘奄忽也渴合切征行也言忽然

朝發軔音刀

於蒼梧兮軔措輪木也蒼梧舜所葬也措一作支補曰軔音刃戰國策云陛下嘗軔車於

趙矣軔止車之木將行則發之五臣以軔爲車輪誤矣山海經云蒼梧山舜葬于陽帝丹朱葬于陰禮記曰舜葬于蒼梧之野注云舜征有苗而死因葬焉蒼梧於周南越之地今爲郡如淳曰舜葬九疑九疑在蒼梧馮乘縣故或

夕余至于縣圃縣圃神山在崑崙之上淮

南子曰崑崙縣圃維絕乃通天言已朝發帝舜之居夕至縣圃之上受道聖王而登神明之由縣圃一懸一無絕字一本乃作絕補曰縣音玄山海經云槐江之山上多琅玕金玉其陽多丹粟陰多金銀實惟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西望大澤后稷所潛平圃卽懸圃也穆天子傳云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之所謂縣圃水經云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

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閼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層音
增淮南子言傾宮旋室懸圃閼風樊桐在崑崙閼闔
之中樊音飯又曰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
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之山登之乃靈
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
之居東方朔十洲記曰崑崙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北
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崑崙宮玄與縣古字通天問曰崑
崙縣圖其
欲少留此靈瑣兮
靈以喻君瑣門樓
也文如連瑣楚工
省閼也一云靈神之所在也瑣門有青瑣也言未
得入門故欲小住門外瑣一作瑣五臣云瑣門閣也
補曰瑣先果切上文言夕余至乎縣圖則靈瑣神之
所在也神之所在以喻君也漢舊儀云黃門令曰暮
入對青瑣丹墀拜音義云
日忽忽其將暮
言
青瑣以青畫戶邊鏤也
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閼以須政教日又
吾令羲和
忽去時將欲暮年歲且盡言已衰老也

弭節兮

義和曰御也弭按也按節徐步也補曰山
海經東南海外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

羲和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淵注云羲和天地始生
主日月者也故堯因是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時虞世
南引淮南子云爰止羲和爰息六嬭是謂懸車注云
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薄於虞淵義
和至此而迴弭
望崦嵫而勿迫
崦嵫日所入山
止也彌耳切

中有虞淵迫附也言我恐日暮年老道德不施欲令
日御按節徐行望日所入之山且勿附近冀及盛時
遇賢君也勿一作未補曰崦音淹嵫音茲山海經曰
鳥鼠同穴山西南曰崦嵫又云西曰崦嵫之山淮南
子云日入崦嵫經
路曼曼其脩遠兮
脩長也
細柳入虞淵之汜

求索
言天地廣大其路曼曼遠而且長不可卒至
吾將上下而

楚辭卷一

補曰索飲余馬於咸池今咸池日浴處也補曰

所格切女沐兮咸池逸云咸池星名蓋天池也天文大象賦

云咸池浮津而淼漫注云咸池三星天潢南魚鳥之

所託也又七諫云屬天命而委之咸池注云咸池

池天神按下文言扶桑則咸池乃日所浴者也總

余轡乎扶桑總結也扶桑日出湯谷浴乎咸池拂于扶桑

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言我乃往

至東極之野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潔已身結我

車轡于扶桑以留日行幸得不老延年壽也補曰山

海經云黑齒之北曰湯谷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

居上枝皆戴鳥郭璞云扶木扶桑也天有十日迭出

運照東方朔十洲記云扶桑在碧海中葉似桑樹長

數千丈大二千圍兩兩同根更相依倚是名扶桑淮

南戶云扶木在陽州日之所噴噴猶照也說文云搏

桑神木日所出搏音扶湯與賜同

折若木以拂日兮若木在崑崙西極其

華照下地拂擊也一云蔽也補曰山海經南海之內

黑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又曰灰野之山

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處生崑崙西附西

極也然則若木有二而此乃灰野之若木歟淮南子

曰若木在建木西未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注云若木

端有十日狀如連珠華光也光照其下也一云狀如

蓮華天問云羲和聊逍遙以相羊聊且也逍遙

之未揚若華何光

言已總結日轡恐不能制年時卒過故復轉之西極

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羊而遊以俟君

命也或謂拂蔽也以若木鄣蔽日使不得過也逍遙

一作須臾羊一作伴補曰逍遙猶翱翔也相羊猶徘徊

也

前望舒使先驅兮望舒月御也月體光明以喻

御曰望舒亦曰織阿史記周本紀云百夫荷罕旗以

先驅顏師古云先驅導路也李善云先驅前驅也周

禮王出入則辟

後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風

左右而前驅

為號令以喻君

左

楚辭卷一

命言已使清白之臣如望舒先驅求賢使風伯奉君
命於後以告百姓或曰駕乘龍雲必假疾風之力使
奔屬於後補曰屬音注連也呂氏春秋曰風師曰飛
廉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晉灼曰飛廉鹿身頭
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河圖鸞皇為余先戒
曰風者天地之使乃告號令鸞皇為余先戒
今鸞俊鳥也皇雌鳳也以喻仁智之士先一作前五
臣云鸞皇靈鳥補曰山海經女牀山有鳥狀如翟
而五采畢滿聲似雉而尾長名曰鸞見則天下安寧
瑞應圖曰鸞者赤神之精鳳皇之佐也爾雅曰鸞鳳
其雌皇皇或雷師告余以未具雷為諸侯以
作風為去聲使仁智之士如鸞皇先戒百官將往適道而君怠墮
告我嚴裝未具余一作我補曰春秋合誠圖云軒轅
主雷雨之神一吾令鳳鳥飛騰今繼之以日
日雷師豐隆也夜言我使鳳鳥明智之士飛行天下以求同志續以
日夜與相逢遇也文選云吾令鳳皇飛騰兮又繼

之以日夜補曰山海經云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
雞五彩而文曰鳳鳥是鳥也飲食則自歌自舞見則
天下大康寧上言鸞皇鸞鳳皇之作而皇雌鳳也以
喻賢人之同類者故為命先戒百官此云鳳鳥以喻
賢人之全德者故令飄風屯其相離兮飄風為
飛騰以求同志也無常之風以興邪惡之眾屯其相離言不與已和
合也補曰爾雅注云飄風旋風屯徒昆切聚也帥
雲霓而來御使鳳鳥往求同志之士欲與俱共
事君反見邪惡之人相與屯聚謀欲離已又遇佞人
相帥來迎欲使我變節以隨之也帥一作率補曰御
讀若迂霓五稽五歷五結三切通作蜺文選云雲旗
拂霓又云俯而觀乎雲霓沈約郊居賦云雌霓連蜺
並讀作側聲司馬溫公云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
不可讀為平聲也爾雅蜺為摯貳說文霓屈虹青赤
或白色陰氣也郭氏云雄曰虹謂明盛者雌曰蜺謂
暗微者虹者陰陽交會之氣雲薄漏日照雨滴則

虹生也紛總總其離合今紛盛多貌總總猶傳傳

也班陸離其上下班亂貌陸離分散也言已游觀

相聚乍離乍合上下之義班然散亂而不吾令帝

可知也班一作班補曰班駁文也下音戶倚闔闔

闔開闔今帝謂天帝闔王門者也補曰倚闔闔

而望子音與闔闔天門也言已求賢不得疾變惡佞將

我使我不得人也補曰天文大象賦曰儼闔闔以洞

開注云宮牆兩藩正南開如門象者名闔闔門淮南

子曰排闥闔淪天門注云闔闔始升天之門也天門

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說文云闔天門也闔門扇也

楚人名門曰闔闔文選注云闔闔天門也王者因時

以為門屈原亦以闔闔喻君門也予音與叶韻

曖曖其將罷兮曖曖昏昧貌罷極也罷一作疲

補曰曖日不明也音愛罷音皮

結幽蘭而延佇言時世昏昧無有明君周行罷

還意也而一作以五臣云結芳草自潔長立而無趣

向補曰劉次莊云蘭喻君子言其處於深林幽澗之

中而芬芳郁烈之不世溷濁而不分兮溷亂

可掩故楚辭云云世溷濁而不分兮也溷

貪也補曰好蔽美而嫉妬言時世君亂臣貪不

溷胡困切好蔽美而嫉妬別善惡好蔽美德而

嫉妬忠信也五朝吾將濟於白水兮濟渡也

臣云蔽隱也朝吾將濟於白水兮淮南子

言白水出崑崙之山飲之不死於一作平補曰河圖

曰崑崙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為河也五臣

云白水登閬風而縹馬閬風山名在崑崙之上

神泉登閬風而縹馬縹繫也言已見中國溷

濁則欲渡白水登神山屯車繫馬而留止也白水潔

淨閬風清明言已脩清白之行不懈怠也縹一作縹

補曰閬音郎又音浪道書云閬野者閬風之府是也

崑崙上有九府是為九宮餘說已見縣圃下縹音薛

楚辭卷一

左傳曰臣負羈縶縶縶切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

馬韁也馬滿補切

丘之無女楚有高丘之山女以喻臣言已雖去意

之悲而流涕也或云高丘閩風山上也無女喻無與

已同心也舊說高丘楚地名也五臣云女神女喻忠

臣補曰離騷多以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春宮東

喻臣不必指神女方青帝舍也溘一作盪折瓊枝以繼佩

補曰盪塵也無奄忽義折瓊枝以繼佩言已行

游奄然至於青帝之舍觀萬物始生皆出於仁義復折

瓊枝以續佩守仁行義志彌固也補曰瓊玉之美者

傳曰南方有鳥其名爲鳳天爲生樹名曰瓊枝高百

二十仞大三圍以琳琅爲實後漢注云瓊枝玉樹

以喻堅貞下文云及榮華之未落今榮華喻

折瓊枝以爲盪及榮華之未落今顏色落

墮也補曰遊春宮折瓊相視也相下女之可詒詒遺也

枝欲及榮華之未落也

言已既脩行仁義與得同志願及年德盛時顏貌未

老視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而聘遺之與俱事君也詒

一作貽補曰相息亮切下女喻吾令豐隆乘雲

賢人之在下者詒音怡通作貽

今豐隆雲師一曰雷師下注同乘補曰九歌

或曰雲師或曰雷師屏翳或曰雲師或曰雨師或曰

風師歸藏云豐隆筮雲氣而告之則雲師也穆天子

傳云天子升崑崙封豐隆之葬郭璞云豐隆筮師御

雲得大壯卦遂爲雷師淮南子曰季春三月豐隆乃

出以將其雨張衡思玄賦云豐隆軒其震霆雲師黶

以交集則豐隆雷也雲師屏翳也天問曰萍號起雨

則屏翳雨師也洛神賦云屏翳收風則風師也又周

官有飗師雨師淮南子云雨師灑道風伯掃塵說者

以爲箕畢二星列仙傳云赤松子神農時爲雨師風

俗通云玄冥爲雨師其說不同據楚詞則以豐隆爲

雲師飛廉爲風伯

求宓妃之所在宓妃神女以

今雲師豐隆乘雲周行求隱士清潔若宓妃者欲與并心力也宓一作宓五臣云宓妃以喻賢臣補曰漢書古今人表有宓義氏宓音伏字本作宓顏氏家訓云宓字从宓宓字从宓俱為必孔子弟子宓子賤即處義之後俗字以為宓或復加山子賤碑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處之與伏古來通用誤以為密較可知矣洛神賦注云宓妃伏

解佩纓以結

言今

纓佩帶也補曰洛神賦云願誠素之先達今解玉佩而受之亦此意

吾令蹇

脩以為理

蹇脩伏羲氏之臣也理分理也述禮意也言已既見宓妃則解我佩帶之玉以結言語使古賢蹇脩而為媒理也伏羲時敦朴故使其臣也五臣云令蹇脩為媒以通辭理補曰宓妃狀

其臣以為理也

紛總總其離合今忽緯繡其

難遷

緯繡乖戾也遷徙也言蹇脩既持其佩帶通言而讒人復相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遂

以乖戾而見距絕言所居深僻難遷徙也補曰緯音繳繡呼麥切又音畫博雅作敬愷廣韻作繳繡此言

隱士忽與我乖

夕歸次於窮石兮

次舍也再宿為信過信為

刺其意難移也次淮南子言窮水出於窮石入於流沙也補曰郭璞注山海經云窮水出自窮石窮石今之西郡剛丹蓋其別流之原淮南子注云窮石山名在張掖也左傳曰后羿自鉅遷于窮石

涓盤

涓盤水名禹大傳曰涓盤之水出崦嵫之山言宓妃體好清潔暮即歸舍窮石之室

涓盤之水遁世隱居而不肯仕

保厥美以驕傲兮

倨簡曰驕侮慢

日康娛以淫遊

康安也言宓妃用志高遠保守美德

驕傲侮慢日自娛樂以遊戲自恣無有事君之意也五臣云淫久也言隱居之人日日安樂久遊無意以

雅久雨謂之淫故淫亦訓久

雖信美而無禮

今來違棄而改求

違去也改更也言宓妃雖信

事君來復棄去而更求賢也棄一作弃補覽相觀

於四極兮

覽相一作求覽

周流乎天余乃下

言我乃復往觀視四極周流求賢然後乃來下也一

云周流天乎一無乎字補曰爾雅東至於泰遠西至

於邠國南至於濮鈇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邠說文

作汎汎西極之水也又淮南子云東方東極之山曰

開明之門南方南極之山曰暑門西方西極之

山曰閭闔之門北方北極之山曰寒門下音戶望

瑤臺之偃蹇兮

石次玉曰瑤詩曰報之以瓊瑤

偃蹇高貌補曰說文云瑤玉之

美者見有娥之佚女

有娥國名佚美也謂帝嚳之

子以喻貞賢也詩曰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

秋曰有娥氏有美女為之高臺而飲食之言已望見

吾令鳩為媒兮

鳩運日也羽有毒可殺人以喻

廣志云其鳥大如鴉紫綠色有毒食蛇蛟雄

名運日雌名陰諧以其毛歷飲厄則殺人鳩告

余以不好

言我使鳩為媒以求簡狄其性讒賊

忠賢讒佞所疾故云不好補曰好讀如好人提提之

好夫鳩之不可為媒審矣屈原何為使之乎淮南言

暉日知晏陰諧知雨蓋類小人之有智者君子不逆

許不億不信待其不可用然後弃之耳堯之用鯀是

雄鳩之鳴逝兮

逝往也釋文雄作鳩補曰

也暉與余猶惡其

佻巧音曉佻輕也巧利也言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其性輕佻巧利多語言而無要實復不可信用也

五臣云雄鳩多聲言使辨捷之士往聘忠賢我又惡其輕巧而不信補曰佻吐凋切又土了切爾雅云佻

偷也**心猶豫而狐疑今**補曰猶由袖二音顏氏家訓曰尸子云五尺犬為猶說文

隴西謂犬子為猶吾以為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此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謂

不決曰猶豫或以爾雅曰猶如鹿善登木猶獸名也既聞人聲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水經引郭

緣生述征記云河津水始合車馬不敢過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水下無水乃過人見狐行方渡按風俗

通云里語稱狐欲渡河無如尾何且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未必一如緣生之言也然禮記曰決嫌

疑定猶豫疏云猶是獲屬豫是虎屬說文云豫象之大者又老子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則猶與豫皆未定之辭

欲自適而不可適往也言已令鳩為媒其心讒賊以善為

惡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多言無實故中心狐疑猶**鳳**豫意欲自往禮又不可女當須媒士必待介也

皇既受詔今詔一作詔五臣云詔遺也言我得賢人如鳳皇者受遺玉帛將行就

聘**恐高辛之先我**高辛帝嚳有天下號也帝繫曰高辛氏為帝嚳帝嚳次妃

有娥氏女生契言已既得賢智之士若鳳皇受禮遺將行恐帝嚳已先我得娥簡狄也遺一作遣五臣云

帝嚳喻諸國賢君補曰皇甫謐云高辛都亳今河南偃師是張晏云高辛所興之地名也**欲遠**

集而無所止今集一作進**聊浮遊以逍遙**言已既求簡狄

復後高辛欲遠集它方又無所之故**及少康之未**且遊戲觀望以忘憂用以自適也

家今留有虞之二姚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姚姓舜後也昔寒泥

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眾遂誅

滅澆復禹之舊績屈原設至遠方之外博求眾賢索
 宓妃則不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幸若少康留止有
 虞而得二妃以成顯功是不欲遠去之意也補曰二
 姚事見左傳杜預云梁國有虞縣皇甫謐云今河東
 大陽西山上有一城姚音遙說
 文云虞舜居姚虛因以為姓
理弱而媒拙兮
 弱劣也拙鈍也五臣云我欲留聘二恐導言之不
 姚又恐道理弱於少康而媒無巧辭
固
 言已欲效少康留而不去又恐媒人弱
 鈍達言於君不能堅固復使回移也
世溷濁
 而嫉賢兮世一作時**好蔽美而稱惡**
 襄二世不明故羣下好蔽忠正之士而舉邪惡之人
 美一作善補曰再言世溷濁者甚之也屈原作此在
 懷王之世耳惡去聲言可
閨中既以邃遠兮
 美者蔽之可惡者稱之
 小門謂之閨邃深也一無以字補曰爾雅宮
 中之門謂之閨其小者謂之閨邃雖遂切
哲王

又不寤

哲智也寤覺也言君處宮殿之中其閨深
 遠忠言難通指語不達自明智之王尚不
 能覺悟善惡之情高宗殺孝己是也何況不智之君
 而多闇蔽固其宜也補曰說文寐覺而有信曰寤閨
 中既以邃遠者言不通羣下之情哲王又不寤者言
 不知忠臣之分懷王不明而曰哲王者以明望之也
 太史公所謂與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韓
 愈琴操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亦此意
懷朕

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言我懷忠信之

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闇亂之君終古而居乎意
 欲復去也一本忍下有而字釋文古音故補曰此言
 當世之人蔽美稱惡不能與之久居也九歌曰長無
 絕兮終古九章曰去終古之所居終古猶永古也考
 工記注曰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
索藟茅以
 集韻古音估者故也音故者始也

筵篲兮

索取也藟茅靈草也筵小折竹也楚人名
 結草折竹以下曰篲文選藟作瓊五臣云

筵竹筭也補曰索所革切蘓音瓊爾雅云菑蘓茅注云蘓菑一種花有赤者為蘓筵音廷筭音專後漢方術傳曰挺專折竹注

命靈氛為余占之靈氛古明占吉云挺入段竹也音同凶者言已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乃取神草竹筵結而折之以下去留使明智靈氛占其

曰兩美其必合今孰信脩而慕之吉凶也靈氛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去也息九州之博大今豈唯是其有女言我思念天下博大豈獨

楚國有臣而可止乎息古文思亦作思唯一作惟補曰女細呂切曰勉遠逝而無狐疑今狐字無孰求美而釋女五臣云靈氛曰但勤力遠去誰

有求忠臣而不擇取汝者也補曰何所獨無芳再舉靈氛之言者甚言其可去也

草兮草一作艸舊作卉補曰爾雅云卉草疏云別二名也文選注云卉百草總名楚人語也

爾何懷乎故宇懷思也宇居也言何所獨無賢

此皆靈氛之詞爾一作亦宇一作世幽昧以眩

曜兮眩曜惑亂貌世一作時眩一作眩補曰眩日

熒絹切淮南云嫌疑肖象者眾人之所眩耀孰云察余之善惡屈

荅靈氛曰當世之君皆闇昧惑亂不分善惡誰當察我之善情而用已乎是難去之意也善惡一作中情

文選善作美民好惡其不同今民一作惟此黨人

其獨異黨鄉黨謂楚國也言天下萬民之所好惡

惡憎也補曰好惡並去聲其性不同此楚國尤獨異也五臣云好愛戶服艾以盈要兮艾

黨朋黨謂淑蘭之徒也

蒿也盈滿也或言艾非芳草也一名水臺謂幽蘭

其不可佩補曰要與腰同爾雅艾水臺注云今艾蒿反謂幽蘭臭惡為不可佩也以言君親

愛讒佞憎遠忠直而不肯近也其一作今一作之覽

察草木其猶未得兮五臣云言楚國皆好讒佞謂忠正不可行於身也一作作獨豈

理美之能當理美玉也相玉書言理大六寸其耀自照言時人無能知臧否觀眾

草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玉之美惡乎以為草木

易別於禽獸禽獸易別於珠玉珠玉易別於忠佞知

人最為難也五臣云豈能辨玉之臧否而當之乎玉

喻忠直補曰理美猶九章言蓀美也理音呈一曰珮

也蘇糞壤已充幃兮蘇取也充猶滿也壤土也幃謂之騰騰香囊也

謂之穉注云即今之香纓也幃邪謂申椒其不

交落帶繫於體因名為幃騰音騰芳言蘇糞土以滿香囊佩而帶之反謂

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言已欲從靈氛勸去之吉占則心中狐疑

念楚國也補曰靈氛之占於異姓則吉巫咸將夕矣在屈原則不可故猶豫而狐疑也

降兮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降下也補曰書序云伊陟贊於巫咸前漢郊祀志云巫咸之興

自此始說者曰巫咸殷賢臣一云名咸殷之巫也說

文曰巫祝也古者巫咸初作巫山海經曰巫咸國在

女丑北又曰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

巫姑巫真巫孔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淮南

子曰軒轅丘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注云巫咸知天道

名言夕降者神降多以夜陳寶之類是也

懷椒

糈而要之

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言

使占茲吉凶也糈俗作糈補曰糈音所祭神百神

翳其備降兮九疑續其並迎

言巫咸得已椒糈則將百神蔽日來下舜又使九疑

之神紛然來迎我知已之志也疑一作疑補曰翳於計

切疑與疑同迎魚慶切迓也漢紀曰望祀虞舜於九

疑張揖曰九疑在零陵營道縣文穎曰九疑半在蒼

梧半在零陵顏師古云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

似水經云峯秀數郡之間異嶺同勢遊者疑焉

皇

剡剡其揚靈兮

皇皇天也剡剡光貌補曰剡以

冉切九歌云橫大江兮揚靈

告余以吉故

言皇天揚其光靈使百神告我當去

就吉善也五臣云告我去當吉補曰

靈氛之占筮筭折竹而已至百神備

降九疑並迎告我使去則可以去矣

曰勉陞降

以上下兮 勉強也上謂君下謂臣陞一作升補曰

求渠獲之所同

指君臣 渠法也獲度也言當自

耳不必 渠法也獲度也言當自

臣與已合法度者因與同志共為治也渠一作矩獲

一作獲五臣云此巫咸之言補曰渠俱兩切獲紆縛

烏郭二切淮南子曰知渠獲之

湯禹嚴而求合

所周注云渠方也獲度法也

今

嚴敬也合匹也嚴一作儼

摯咎繇而能調

尹名湯臣也咎繇禹臣也調和也言湯禹至聖猶敬

承天道求其匹合得伊尹咎繇乃能調和陰陽而安

苟中情其好脩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即伊尹也

今又何必用夫行媒

行媒喻左右之臣也言誠

明賢君自舉用之不必須左右薦

說操築於傳

達也一無又字五臣云苟且也

巖兮

說傳說也傳巖地名補曰武丁用而不

疑

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傳說抱道懷德而遭遇刑罰

操築作於傳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

像求之因得傳說登以為公道用大興為殷高宗也

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巖作

說命是佚篇也補曰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史

記云說為胥靡築於傳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遂

以傳險姓之號曰傳說險與巖同徐廣曰尸子云傳

巖在北海之洲孔安國曰傳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

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

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也

呂望之

鼓刀兮姜姓也未遇之時鼓刀屠於朝歌也補曰

史記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本姓姜氏從其封

姓故曰呂尚戰國策云太公望老婦之逐夫朝歌之

廢屠文王用之而王注云呂尚為老婦之所逐鬻肉

於朝歌肉上生臭不售故曰廢屠淮南子曰太公之

鼓刀注云太公河內

汲人有屠釣之困

遭周文而得舉言太公避

之濱聞文王作典盡往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自鼓

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

遇之遂載以歸用以為師言吾先公望子久矣因號

為太公望或言周文王夢天帝立令狐之津太公立

其後帝曰昌賜汝名師文王再拜太公亦再拜太公

夢亦如此文王出田見識所夢載與俱歸以為太師

也補曰天問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

注云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對曰下屠屠

牛上屠

齊桓聞以該輔

屠國

該備也甯戚修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

夜出甯戚方飯牛叩角而商歌桓公聞之知其賢舉

用為客卿備輔佐也補曰淮南子云甯戚欲干齊桓

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暮

宿於郭門之外飯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

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三

李梓

李梓

李梓

齊記載其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
布單衣適至爵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日
桓公召與語悅之以為大夫矸與岸同一作南山及
祭屈原舉呂望傳說寤寐之事傷今之不然也

年歲之未晏兮晏晚時亦猶其未央央盡也言已所

以汲汲欲輔佐君者與及年未晏晚以成德化也然
年時亦尚未盡與若三賢之遭遇也其一作而補曰

說文央久也詩曰夜未央恐鴉鳩之先鳴兮鴉鳩一名買鶴

鴉一作鸚五臣云鸚鳩秋分前鳴則草木凋落補曰
鴉音提鳩音決一音弟桂一音珍絹反離騷云徒恐

鸚鳩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為不芳顏師古云鸚鳩一

名買鏡一名子規一名杜鵑常以立夏鳴鳴則眾芳
皆歇鳩與鳩同鏡音詭思玄賦云侍知已而華予今

鴉鳩鳴而不芳注云以秋分鳴李善云臨海異物志
鴉鳩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服虔曰鴉鳩
名鴉伯勞也順陰陽氣而生按禽經云鴉周子規也

江介曰子規蜀右曰杜宇又曰鴉鳩鳴而草衰注云

鴉鳩爾雅謂之鴉左傳謂之伯趙然則子規鴉鳩二
物也月令仲夏鴉始鳴說者云五月陰氣生於下伯

勞夏至應陰而鳴詩曰七月鳴鴉箋云伯勞鳴將寒
之候也五月則鳴幽地晚寒左傳伯趙氏司至也注

云伯勞以夏至鳴冬至止陸佃埤雅云陰氣至而鴉
鳴故百草為之芳歇廣韻曰鴉鳩關西曰巧婦關東

曰鴉鳩春分鳴則眾芳生秋分鳴則眾芳歇未詳

使夫百草為之不芳言我恐鴉鳩以先春分鳴

得成也以喻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蒙罪過也草一
作艸一作卉一無夫字一無為字補曰爾雅疏云百

卉猶百草也詩云百卉具腓何瓊佩之偃蹇兮偃蹇眾盛貌

眾蔓然而蔽之言我佩瓊玉懷美德偃蹇而盛
也五臣云蔓亦盛也補曰蔓音愛惟此黨人之不

諒今

諒信一作亮

恐嫉妬而折之

言楚國之人不尚忠信之行共嫉妬

我正直必欲折挫而敗毀之也

時續紛其變易今

其一作以五臣云續紛亂

也又何可以淹留

言時世溷濁善惡變易不可久留且速去也

蘭芷

變而不芳今荃蕙化而為茅

言蘭芷之草變易其體而不復香荃蕙化而為菅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為小人忠信更為佞偽也五臣云茅惡草以喻讒臣

補曰上云謂幽蘭其不可佩以幽蘭之別於艾也謂申椒其不芳以申椒之別於糞壤也今日蘭芷不芳荃蕙為茅則更與之俱化矣當是時守死而不變者楚國一人而已屈子是也

何昔日之

芳草今一作卉今直為此蕭艾也言往昔芬芳之

草今皆直為蕭艾而已

以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伴愚狂惑不顧無蕭字一無也字補曰顏師古云齊

書太祖云詩人采蕭蕭即艾也蕭自是香蒿古祭祀所用合脂蕤之以享神者艾即今之灸病者名既不同本非一物詩云彼采蕭兮彼采艾兮是也淮南曰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蕭艾賤草以喻不肖

豈

其有他故今莫好脩之害也言士民所以變曲為直者以上

不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善志之故一無也字五臣云明智之士伴愚者為君不好修絜之士而自損害補曰時人莫有好自脩潔者故其害至於荃蕙為茅芳草為艾也

今蘭懷王少弟司馬子蘭也恃怙也補曰史記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

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子頃襄王立

以其弟子蘭為令尹然則子

蘭乃懷王少子頃襄之弟也

也言我以司馬子蘭懷王之弟應薦賢達能可恪而進不意內無誠信之實但有長大之貌浮華而已五

言士民所以變曲為直者以上

言士民所以變曲為直者以上

言士民所以變曲為直者以上

言士民所以變曲為直者以上

言士民所以變曲為直者以上

臣云無實無實材補曰長平聲委厥美以從俗兮委苟得列

乎眾芳言子蘭弃其美質正直之性隨從諂佞苟欲列於眾賢之位無進賢之心也補曰子

蘭有蘭之名無蘭之實雖椒專佞以慢惰兮楚

與眾芳同列而無芬芳也大夫子椒也慢一作謾釋文作媢惰一作諂

補曰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音切書曰無即惰

淫注云音切椒又欲充夫佩幃以喻子椒似賢而非

賢也幃盛香之囊以喻親近言子椒為楚大夫處蘭

芷之位而行淫慢佞諛之志又欲援引而從不賢之

類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責之也夫一作其五臣

云子椒列大夫位在君左右如茱萸之在香囊妄充

佩帶而無芬芳補曰椒音殺爾雅曰椒音切醜茱注云

椒似茱萸而小赤色子椒佞而似義猶椒之似椒也

子蘭既已無蘭之實而列乎眾芳矣既干進而務

子椒又欲以似椒之質充夫佩幃也既干進而務

入兮一作以又何芳之能祗祗敬也言子椒

於君身得爵祿而已復何固時俗之流從兮一作

能敬愛賢人而舉用之也從流一本又孰能無變化言時世俗人隨從上化

從誤作徒又孰能無變化若水之流二子復以諂

諛之行眾人誰有不變節而從之者乎疾之甚也五

臣云因此語佞之俗流行相從誰能不變節隨時以

容身乎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言

子椒子蘭變志若此況朝廷眾臣而不為佞媚以容

其身邪揭一作藹離一作離補曰子椒子蘭宜有椒

蘭之芬芳而猶若是況眾臣若揭車江離者乎揭車

江離皆香草不若椒蘭之盛也列子曰臭過椒蘭荀

子曰椒其惟茲佩之可貴兮一作委厥美而歷

蘭苾芬歷逢也言已內行忠直外佩眾香此誠可貴重

茲不意明君弃其至美而逢此咎也補曰上云委

歷逢也言已內行忠直外佩眾香此誠可貴重

茲不意明君弃其至美而逢此咎也補曰上云委

厥美以從俗言子蘭之自弃也此云芳菲菲而

難虧今其虧一作作芬至今猶未沫沫已也

行純美芬芳勃勃誠難虧歌久而彌盛至今尚未已

也芬一作芬芬勃一作淳補曰說文云芬艸初生其

香分布沫音昧微晦也易曰日和調度以自娛兮

中見沫招魂曰身服義而未沫

聊浮游而求女言我雖不見用猶和調已之行

浮游以求同志也五臣云汝同志人也度及余飾

法度也補曰和調重言之也女紐呂切

之方壯今周流觀乎上下上謂君下謂臣也

盛壯之時周流四方觀君臣之賢欲往就之也補曰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所謂余飾之方壯

也周流觀乎上下猶言周靈氛既告余以吉占

流乎天余乃下也下音戶

今補曰靈氛告以吉占百神告以吉故而此獨曰靈

詞則靈氛之占誠吉矣然原歷吉日乎吾將行

固未嘗去也設詞以自寬耳

言靈氛既告我以吉占歷善日吾將去君而遠行也

五臣云歷選也補曰上林賦云歷吉日以齊戒張揖

曰歷筭也行折瓊枝以為羞兮羞脯補曰張

胡郎切叶韻

飯飲

厥美以從俗言子蘭之自弃也此云芳菲菲而

難虧今其虧一作作芬至今猶未沫沫已也

行純美芬芳勃勃誠難虧歌久而彌盛至今尚未已

也芬一作芬芬勃一作淳補曰說文云芬艸初生其

香分布沫音昧微晦也易曰日和調度以自娛兮

中見沫招魂曰身服義而未沫

聊浮游而求女言我雖不見用猶和調已之行

浮游以求同志也五臣云汝同志人也度及余飾

法度也補曰和調重言之也女紐呂切

之方壯今周流觀乎上下上謂君下謂臣也

盛壯之時周流四方觀君臣之賢欲往就之也補曰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所謂余飾之方壯

也周流觀乎上下猶言周靈氛既告余以吉占

流乎天余乃下也下音戶

今補曰靈氛告以吉占百神告以吉故而此獨曰靈

詞則靈氛之占誠吉矣然原歷吉日乎吾將行

固未嘗去也設詞以自寬耳

言靈氛既告我以吉占歷善日吾將去君而遠行也

五臣云歷選也補曰上林賦云歷吉日以齊戒張揖

曰歷筭也行折瓊枝以為羞兮羞脯補曰張

胡郎切叶韻

傳案食 為余駕飛龍今雜瑤象以為車象

不鑿 牙也言我駕飛龍乘明智之獸象玉之車文章雜錯

以言已德似龍玉而世莫之識也五臣云飛龍喻道

瑤象以此君子之德言我遠游但駕此道德以為車

補曰易曰飛龍在天許慎云飛龍有翼瑤美玉也言

以瑤象為車而駕以 何離心之可同今吾將遠

飛龍也上為去聲 逝以自疏 言賢愚異心何可合同知君與已殊志

忠依兩心不可同吾將遠去 自疏遠也補曰疏所道切 遘五臣道夫崑崙今

遘轉也楚人名轉曰遘河圖括地象言崑崙在西北

其高萬一千里上有瓊玉之樹也補曰遘池戰切禹

本紀言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

光明也其上有醴泉華池河圖云崑崙天中柱也氣

上通天水經云崑崙虛在西北去高高五萬里地之

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爾雅曰西北

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又曰三成為崑崙

丘注云崑崙山三重故以名云昔人引山海經西海

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

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又曰鐘山山西六百里有

崑崙山所出五水今按山海經內崑崙虛在西北帝

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仞山有木禾面有九井以玉

為檻面有五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

曰此自別有小崑崙也淮南子云崑崙虛中有增城

九重上有木禾珠樹下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

象

錯

道

車

也

志

今

禹

為

氣

之

地

之

崑

崙

虛

在

西

北

帝

下

之

地

卷之二

五

象

錯

道

車

也

志

今

禹

為

氣

之

地

之

崑

崙

虛

在

西

北

帝

下

之

地

傳案食

不鑿

以言已德似龍玉而世莫之識也五臣云飛龍喻道

瑤象以此君子之德言我遠游但駕此道德以為車

補曰易曰飛龍在天許慎云飛龍有翼瑤美玉也言

以瑤象為車而駕以

飛龍也上為去聲

逝以自疏

忠依兩心不可同吾將遠去

自疏遠也補曰疏所道切

遘五臣道夫崑崙今

遘轉也楚人名轉曰遘河圖括地象言崑崙在西北

其高萬一千里上有瓊玉之樹也補曰遘池戰切禹

本紀言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

光明也其上有醴泉華池河圖云崑崙天中柱也氣

上通天水經云崑崙虛在西北去高高五萬里地之

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爾雅曰西北

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又曰三成為崑崙

丘注云崑崙山三重故以名云昔人引山海經西海

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

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又曰鐘山山西六百里有

崑崙山所出五水今按山海經內崑崙虛在西北帝

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仞山有木禾面有九井以玉

為余駕飛龍今雜瑤象以為車象

不鑿 牙也言我駕飛龍乘明智之獸象玉之車文章雜錯

以言已德似龍玉而世莫之識也五臣云飛龍喻道

瑤象以此君子之德言我遠游但駕此道德以為車

補曰易曰飛龍在天許慎云飛龍有翼瑤美玉也言

以瑤象為車而駕以 何離心之可同今吾將遠

飛龍也上為去聲 逝以自疏 言賢愚異心何可合同知君與已殊志

忠依兩心不可同吾將遠去 自疏遠也補曰疏所道切 遘五臣道夫崑崙今

遘轉也楚人名轉曰遘河圖括地象言崑崙在西北

其高萬一千里上有瓊玉之樹也補曰遘池戰切禹

本紀言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

光明也其上有醴泉華池河圖云崑崙天中柱也氣

上通天水經云崑崙虛在西北去高高五萬里地之

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爾雅曰西北

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又曰三成為崑崙

丘注云崑崙山三重故以名云昔人引山海經西海

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

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又曰鐘山山西六百里有

崑崙山所出五水今按山海經內崑崙虛在西北帝

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仞山有木禾面有九井以玉

為檻面有五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

曰此自別有小崑崙也淮南子云崑崙虛中有增城

九重上有木禾珠樹下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

象

錯

道

車

也

志

今

禹

為

氣

之

地

之

崑

崙

虛

在

西

北

帝

下

之

地

卷之二

五

象

錯

道

車

也

志

今

禹

為

氣

之

地

之

崑

崙

虛

在

西

北

帝

下

之

地

傳案食

不鑿

以言已德似龍玉而世莫之識也五臣云飛龍喻道

瑤象以此君子之德言我遠游但駕此道德以為車

補曰易曰飛龍在天許慎云飛龍有翼瑤美玉也言

以瑤象為車而駕以

飛龍也上為去聲

逝以自疏

忠依兩心不可同吾將遠去

自疏遠也補曰疏所道切

遘五臣道夫崑崙今

遘轉也楚人名轉曰遘河圖括地象言崑崙在西北

其高萬一千里上有瓊玉之樹也補曰遘池戰切禹

本紀言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

光明也其上有醴泉華池河圖云崑崙天中柱也氣

上通天水經云崑崙虛在西北去高高五萬里地之

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爾雅曰西北

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又曰三成為崑崙

丘注云崑崙山三重故以名云昔人引山海經西海

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

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又曰鐘山山西六百里有

崑崙山所出五水今按山海經內崑崙虛在西北帝

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仞山有木禾面有九井以玉

為余駕飛龍今雜瑤象以為車象

不鑿 牙也言我駕飛龍乘明智之獸象玉之車文章雜錯

以言已德似龍玉而世莫之識也五臣云飛龍喻道

瑤象以此君子之德言我遠游但駕此道德以為車

補曰易曰飛龍在天許慎云飛龍有翼瑤美玉也言

以瑤象為車而駕以 何離心之可同今吾將遠

飛龍也上為去聲 逝以自疏 言賢愚異心何可合同知君與已殊志

忠依兩心不可同吾將遠去 自疏遠也補曰疏所道切 遘五臣道夫崑崙今

遘轉也楚人名轉曰遘河圖括地象言崑崙在西北

其高萬一千里上有瓊玉之樹也補曰遘池戰切禹

本紀言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

光明也其上有醴泉華池河圖云崑崙天中柱也氣

上通天水經云崑崙虛在西北去高高五萬里地之

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爾雅曰西北

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又曰三成為崑崙

丘注云崑崙山三重故以名云昔人引山海經西海

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

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又曰鐘山山西六百里有

崑崙山所出五水今按山海經內崑崙虛在西北帝

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仞山有木禾面有九井以玉

為檻面有五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

曰此自別有小崑崙也淮南子云崑崙虛中有增城

九重上有木禾珠樹下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

象

錯

道

車

也

志

今

禹

為

氣

之

地

之

崑

崙

虛

在

西

北

帝

下

之

地

卷之二

五

象

錯

道

車

也

志

今

禹

為

氣

之

地

之

崑

崙

虛

在

西

北

帝

下

之

地

傳案食

不鑿

以言已德似龍玉而世莫之識也五臣云飛龍喻道

瑤象以此君子之德言我遠游但駕此道德以為車

補曰易曰飛龍在天許慎云飛龍有翼瑤美玉也言

以瑤象為車而駕以

飛龍也上為去聲

逝以自疏

忠依兩心不可同吾將遠去

自疏遠也補曰疏所道切

遘五臣道夫崑崙今

遘轉也楚人名轉曰遘河圖括地象言崑崙在西北

其高萬一千里上有瓊玉之樹也補曰遘池戰切禹

本紀言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

光明也其上有醴泉華池河圖云崑崙天中柱也氣

上通天水經云崑崙虛在西北去高高五萬里地之

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爾雅曰西北

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又曰三成為崑崙

丘注云崑崙山三重故以名云昔人引山海經西海

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

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又曰鐘山山西六百里有

崑崙山所出五水今按山海經內崑崙虛在西北帝

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仞山有木禾面有九井以玉

為余駕飛龍今雜瑤象以為車象

不鑿 牙也言我駕飛龍乘明智之獸象玉之車文章雜錯

以言已德似龍玉而世莫之識也五臣云飛龍喻道

瑤象以此君子之德言我遠游但駕此道德以為車

補曰易曰飛龍在天許慎云飛龍有翼瑤美玉也言

山其路遙遠周流揚雲霓之唵藹兮揚披也
天下以求同志也翦鬱陰貌也一本揚下有志字藹釋文作溢一作霽
五臣云揚舉也雲霓虹也畫之於旌旗唵藹旌旗蔽
日貌補曰唵藹暗也冥也唵鳥感切藹藹蓋並於蓋切鳴玉鸞之啾啾鸞鸞
以玉為之著於衡和著於軾啾啾鳴聲也言已從崑
崙將遂陞天披雲霓之翦鬱排讒佞之黨羣鳴玉鸞
之啾啾而有節度也五臣云玉馬佩也鸞車鈴也言
我去國亦守節度而行補曰許慎云鸞以象鳥之聲
詩云和鸞雖離注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禮記曰君
子在車則聞鸞和之音注云鸞在衡和在式正義云
鸞在衡和在式謂常所乘之車若田獵之車則鸞在
馬鑣韓詩外傳曰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
和應啾音孳埤倉云眾聲也朝發軔於天津兮天津東極箕
也補曰爾雅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注云箕
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疏云天河在箕斗二星之

間隔河須津梁以渡故謂此次為析木之津天文大
象賦云天津橫漢以擗光注云天津九星在虛危北
橫河中津梁所渡夕余至乎西極言已朝發天之東津
西極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亟疾也補曰上林
賦云左蒼梧右西極注引爾雅西至于幽國為西極
又淮南曰西方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翼敬也
之山曰閭闔之門旂渠高翱翔之翼翼則鳳皇來隨我車敬承旂
畫龍虎為旂也文選翼作紛補曰周禮交龍為旂熊
虎為旂左傳曰三辰旂旗爾雅有鈴曰旂旂渠希切
旗渠之切高翱翔之翼翼則鳳皇來隨我車敬承旂
旗高飛翱翔翼翼而和嘉忠正懷有德也之一作而
五臣云鳳皇承旂引路飛翔翼翼然扶衛於已補曰
古者旌旗皆載於車上故逸以承旂為來隨我車遠
遊注云俊鳥夾轂而扶輪是也五臣以為引路誤矣
淮南曰鳳皇曾逝萬仞之上翱翔四海之外注忽
云鳥之高飛翼一上一下曰翱翔直刺不動曰翔忽

楚辭卷一

吾行此流沙兮

流沙沙流如水也尚書曰餘波入于流沙五臣云流沙西極也補曰

山海經流沙出鍾山由西行注云今西海居延澤尚書所謂流沙者形如月生五日張揖云流沙與水流行也顏師古曰流沙遵赤水而容與遵循也赤水出崑崙

但有沙流本無水也山容與游戲貌言吾行忽然過此流沙遂循赤水而游戲雖行遠方動以潔清自洒飾也補曰博雅云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河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

穆天子傳曰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莊麾蛟

龍使梁津兮

舉手曰麾小曰蛟大曰龍或言以手教曰麾津西海也蛟龍水虫也

以蛟龍為橋乘之以渡似周穆王之越海比蠶龜以為梁也使一作曰五臣曰麾招也補曰麾許為切廣雅曰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郭璞云蛟似蛇四足小頭細頸卵生子如三斛

我龍吞人龍屬也詔西皇使涉予

詔告也西皇帝少皞也涉

渡也言我乃麾蛟龍以橋西海使少皞來渡我動與神獸聖帝相接言能渡萬民之厄也予一作余補曰少皞以金德王白精之君故曰西皇遠遊路脩遠

以多艱兮

艱難騰眾車使徑待騰眾車使徑待騰過也言崑崙之路險阻

艱難非人所能由故令眾車先過使從邪徑以相待也以言已所行高遠莫能及也待一作侍路不

周以左轉兮

不周山名在崑崙西北轉行也五臣云左轉者君子尚左補曰山海經西

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注云此山形有缺不周匝因名之西北不周風自此出也淮南子云西北方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又曰崑崙之山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大人賦曰回車揭來兮絕道不周張揖曰不周山在崑崙東南二千三百里以山海經淮南子考之不周當在崑崙西北逸說是也

遠遊曰歷太皓以右轉太皓在東方自左而之右故
下云遇蓐收乎西皇也此云路不周以左轉不周在
西北海之外自右而之左故曰指西海以爲期
指西海以爲期也五臣說非是也期會也言已使語衆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
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過不周者言道不合於世
也左轉者言君行左乖不與已同志也補曰博物志
云七戎六蠻九夷八狄謂之四海言皆近海漢張騫
渡西海至大秦大秦之西鳥遲國鳥遲國之西復
言有海西海之濱有小崑崙高萬仞方八百里

余車其千乘兮

電陳也五臣云電聚也車所以
載已言君子以德自載亦如車

焉聚千乘者言道德之多並運於已所

齊玉軼而

並馳

軟鋼也一云車轄也言乃電轍我車前後千
乘齊以玉爲車轄並馳左右言從已者衆皆

有玉德官輔千乘之君也即道千乘之國也補曰軼
音大方言云輪韓楚之間謂之軼齊同也言齊驅並

進駕八龍之婉婉兮

婉婉龍貌五臣云八龍八
節之氣也婉於阮切釋文

作蛇於載雲旗之委蛇

其狀婉婉又載雲旗委
蛇而長也駕八龍者言已德如龍可制御八方也載

雲旗者言已德如雲能潤施萬物也蛇一作移一作
透迤五臣云言我所往皆與神游故可御氣爲駕載

雲爲旗也補曰文選注云其高至雲故曰雲旗委於
爲切蛇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

邈邈

遠貌言已雖乘雲龍猶自抑案弭節徐行高抗志行
邈邈而遠莫能追及一云邁高馳五臣云抑志按節

徐行以候世人其奏九歌而舞韶兮

九歌九
德之歌

禹樂也韶九韶舜樂也尚書蕭韶九成是也補曰周
禮有九德之歌九磬之舞啓樂有九辯九歌又山海

經夏后開始歌九招開即啓聊假日以媮樂
也竹書云夏后啓舞九韶

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平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不遇其時故假日游戲媮樂而已假一作暇補曰顏師古云此言遭遇幽厄中心愁悶假延日月苟為娛樂耳今俗猶言借日度時故王仲宣登樓賦云登茲樓以四望今聊假日以消憂今之讀者改假為暇失其意矣李善注仲宣賦引荀子多暇日亦承誤也媮音俞
陟陞皇之赫戲今皇皇天也赫戲光明貌
忽臨睨夫舊鄉睨視也舊
曰西京賦云叛赫戲以輝煌赫戲炎盛也戲與曦同
鄉楚國也言已雖升崑崙過不周渡西海舞九韶陞天庭據光耀不足以解憂猶顧視楚國愁且思也補曰睨五
僕夫悲余馬懷今僕御也
蜷局顧而不行地意不忘舊鄉忽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思歸蜷局詰屈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去以詞自見以義自明也五臣云蜷局回顧而不肯行補曰蜷音拳

亂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總撮其要也屈原舒肆憤懣極意

哉國無人莫我知兮賢人也易曰闕其戶闕其

既莫足與為美政兮賢人也易曰闕其戶闕其

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言時世之君無道不足

故我將自沈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

叙曰昔者孔子獻聖明喆音哲天生不羣

羣一作定經術刪詩書術乃刪詩書正禮樂

制作春秋以為後王法門人三千罔不

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絕其

後周室衰微戰國竝爭道德陵遲譎詐

萌生於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

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八字一作咸以

名世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一云憂愁思憤獨

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

自慰遭時闇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

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

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或作傳教至於孝武

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

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一作

仰舒肆妙慮一云攄舒妙思續述其詞逮至劉向

顏師古讀如本字典校經書分為十六卷孝章即

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

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

一作闕而不說又以壯為狀一作義多乖

異事不要括一作撮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

之舊章合之經傳八字一云稽之經傳作十六卷章

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

見矣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為高以伏節

為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

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

心然後忠立而行成忠一德榮顯而名著

著一稱若夫懷道以迷國詳愚而不言與詳

詐也同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婉以

順上婉婉一作婉逡巡以避患雖保黃耇

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

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

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

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

班固謂之露才揚已一作班賈競於羣小之中

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巨姜

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

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
守分一作志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
有求於世而怨望哉？恨一作怨且詩人怨主，
刺一作諫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
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為切然。
仲尼論之，以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
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為一字有不智之故，
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為露才揚己，
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

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
苗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
以為佩，則將翺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
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虬而
乘鸞，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
陳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
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
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識遠。多一作劭屈原之
詞誠博遠矣。自一有孔丘字終沒以來，名儒博

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世一作歲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班孟堅序云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叙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真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及至羿澆少康貳姚有娥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經書傳記本文以為之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遠坂持可懷之智甯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為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已競乎危國羣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

文選曹子建贈日馬王彪詩
注引班固楚辭序曰帝閭必
如雲無之語

黃本此存石天問後

其人忿懣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繫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婚必如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文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楊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或與正同顏之推云自古文人常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已顯暴君過劉子玄云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為過蓋不隱惡故也愚嘗折衷其說而論之曰或問古人有言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屈原雖死何益於懷襄曰忠臣之用心自盡其愛君之誠耳死生毀譽所不顧也故比干以諫見戮屈原以放自沈比干紂諸父也屈原楚同姓也為人臣者三諫不從則去之同姓無可去之義有死而已離騷曰陸余身而危死今覽余初其猶未悔則原之自處審矣或曰原用智於無道之邪虧明哲保身之義可乎曰愚如武子全身遠害可也有官守言責斯用智矣山甫明固保身之道然不曰以夜

匪解以事一人乎士見致命况同姓兼恩與義而
可以不死乎且比干之死微子之去皆是也屈原其
不可去乎有比干以任責微子去之可也楚無人焉
原去則國從而亡故雖身被放逐猶徘徊而不忍去
生不得力爭而強諫死猶與其感發而改行使百世
之下聞其風者雖流放廢斥猶知愛其君眷眷而不
忘臣子之義盡矣非死為難處死為難屈原雖死猶
不死也後之讀其文知其如賈生者亦鮮矣然為
賦以弔之不過哀其不遇而已余觀自古忠臣義士
慨然發憤不顧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
烈之氣豈與身俱亡哉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
鄉超無為以至清與太初而為隣此遠游之所以作
而難為淺見寡聞者道也仲尼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又曰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
樂天也離騷二十五篇多憂世之語獨遠游曰道可
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濕滑而鬼兮
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
之先此老莊孟子所以大過人者而原獨知之司馬

贊序黃本夫載

相如作大人賦宏放高妙讀者有凌雲之意然其語
多出於此至其妙處相如莫能識也太史公作傳以
為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繫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
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繫故其稱物芳其行廉
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污泥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
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可謂深知已者楊
子雲作反離騷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
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屈子之事蓋聖賢之變
者使遇孔子當與三仁同稱雄未足以與此班孟
堅顏之推所云無異妾婦兒童之見余故具論之

離騷贊序

班孟堅

離騷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懷王
甚見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妬害其寵讒
之王王怒而疎屈原屈原以忠信見疑憂

李梓

愁幽思而作離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已
遭憂作辭也是時周室已滅七國竝爭
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羣小國將危亡忠
誠之情懷不能已故作離騷上陳堯舜
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澆桀紂之失以
風懷王終不覺寤信反間之說西朝於
秦秦人拘之客死不還至于襄王復用
讒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賦以風諫
卒不見納不忍濁世自投汨羅原死之

後秦果滅楚其辭爲衆賢所悼悲故傳
於後

辨騷

劉勰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
騷哉故以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
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
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
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
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

皜一作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

也班固以為露才揚己忿懟沈江羿澆

二姚與左氏不合離騷用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安說耳

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

為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

以為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

依經立義駟虬乘鸞則時乘六龍崑崙

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

儀表所謂金相玉振百世無匹者也及

漢宣嗟歎以為皆合經術楊雄諷味亦

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

不合傳體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

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

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祇

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狂傷羿澆

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諭君子雲

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

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

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
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媵女詭異之辭也
康回傾地夷羿弊日木夫九首土伯三
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
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
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
為歡荒淫之意也

此皆宋王之詞非屈原意自漢以來靡麗之賦勸百而諷

一其流至於齊梁而極矣皆自宋玉唱之擿此四事異乎經典者

也故論其典誥則以彼語其夸誕則如

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
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

此語施於宋玉可也

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

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
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
問瓌詭而惠巧招翬大招耀豔而濃華
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任之才故
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皀難與
竝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

逸步莫之能追，其叙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楊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眄可以驅辭，力歛唾可

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

子淵矣。

一云獨任
當作獨往

讚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豔溢錙毫。

煙一作雲

楚辭卷第一

汲古後人毛表字
秦叔依古本是正

